

一个痴情城的“惊心创作”

我这

一部现代男女的“警世滥书”

滥男人

我最爱的中国女人和我最痛的爱情

卡夫 / 著

中国盲文出版社

我最爱的中国女人

和我最痛的爱情



卡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这滥男人 / (新加坡)卡夫著. -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03. 9

ISBN 7-5002-1872-9

I. 我… II. 卡… III. 长篇小说 - 新加坡 - 现代
IV. I33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021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3-5586

我这滥男人

著 者: (新加坡)卡 夫
原出版者: 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
邮政编码: 100072
电 话: (010)83895214 83896965

印 刷: 北京蓝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7.75
印 数: 10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02-1872-9/I·306
定 价: 16.00 元

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女人

与《我这滥男人》

◎卡夫

“中国女人”经《乌鵲》一书完整又形象的诠释后，在新加坡这个特定的时空下有了另一层新的社会涵义，最可怕的是这一种由舆论、文学作品和社会现象所逐渐形成的标准式看法，不断由媒体反复强调后，会成为社会上一般大众的共识。在缺乏足够的理性思考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的便对和这一方面有关的任何话题，在心理上产生不安的情绪，进而会形成一种无意的骚动，这是我动笔写《我是一个新加坡男人》所始料未及的，由于我是一个新加坡男人，敢于正面冲击那个新加坡禁区，似乎又加深与丰富了这种标签式的看法。

十数年来，中国女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入新加坡，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与中国浪潮是息息相关的。新加坡是一个以人为主的社会，从先天十分有利的生存条件，她们很轻易的就能落地生根；从后天的角度看，这背后牵涉到一个庞大的商业利益，她们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成为了中间人（经纪人）赚钱的工具，他们每办一个中国女人来新加坡，所能获取的利润是本钱的数倍，无形中还使这个问题不但变得复杂，而且使它不断的恶化。

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已成为了中国女人争先恐后出国的一大动力，有经济能力出国的自然是不在话下，无能力出国的也千方百计的要赶上这热潮。她们似乎比那些想出国的中国男人占了更大的优势，因为外貌和青春成为了她们在外国生

存的最大本钱。当她们进入新加坡后，为了要取得立锥之地，必然会对充分发挥她们身上的这些优点，对我国的社会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新加坡男人和他们的家庭生活，这又进一步使她们和新加坡女人形成了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局面。

从最早以学生证的身份在一些商业学校就读，到不惜“跳飞机”非法居留，以至于今天不断的以旅游证的身份进入新加坡，或者通过假结婚、孩子头堡的这些中国女人，真的建立一部大时代里演不完的悲剧，在这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许多人成功了，但有更多的人失败了。谋生、在茅草路上明买明卖或者是在鸟节路上隐秘式的“钓鱼”，都是不容易的一场求生大戏，她们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所生的大小小小，把其他国家的女子全挤出了舞台。

这是大太阳底下的一阴暗面，是这个时代特定社会环境里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实，它背后所形成的社会因素与时代背景非一部小说所能概括和表达清楚的，不管你是否愿意，“中国女人”现象势必继续发酵，“这也将是社会学者们迟早值得探讨的一个社会问题。这本小说只是一个作者凭着个人敏锐的触觉引爆了这个炸弹，把一些社会现象通过文学手法真实的反映出来，无关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请相信他创作本书的道德勇气和诚意。

阿嫂哭诉丈夫被抢 赞扬中国欢场女， 是在我伤口洒盐

温伟中 报道

“我的丈夫，被中国欢场女子勾引，本身就是一名受害者！现在，竟然还有表扬这种欢场女人，贬低新加坡女性，是在我的伤口洒盐巴！”

本地男作家卡夫出版《我这滥男人》书，公开赞颂中国欢场女子，贬低狮城女性，说狮城女性婚后就变阿嫂，引起反弹，一班自认阿嫂的本地女子，纷纷新明热线表达不满。

一名阿嫂林女士（53岁）昨天告诉记者，她的家庭濒临破裂，就是因为有一名国女郎介入她的婚姻，抢走她的老公。她激动表示，如今非法中国籍欢场女竟被表扬成温柔美丽的尤物，而无怨无悔为家庭付出的主妇，却被形容成一不值、面目可憎的黄脸婆，这简直就是宣扬“美贫不美娘”的价值观。

夫金屋藏娇

「阿嫂」患忧郁症

林女士说，除了自己的老公被非法舞娘走外，自己身边的朋友，也有人深受伤害。

“我自己最近就要办理离婚手续，到面试工作、租房、独立抚养孩子，而的朋友更患上忧郁症，被迫忍受丈夫金藏娇，又没有勇气奋力更生……”

林女士说，她的一群为数不下10人的女朋友，都坚决反对卡夫的谬论，认为根本不了解狮城女性，也不能体会阿嫂的辛酸，没有资格出书胡乱批评“阿嫂”。

本报昨日报道，《我这滥男人》作者卡夫昨天坚持立场，认为他讲的话没有错。他认为狮城女性之所以反应激烈，是因为妒忌中国女郎，他要求本地女子，放开心胸，并坚持不会纠正自己的看法。

女读者纷拨热线：

出轨男人应检讨 不该怪狮城女子

女读者纷纷新明热线，向出轨男人应检讨，责怪狮城女子婚后变阿嫂。

本报今早继续接到无数女读者，女读者一致认为，一狮城男人甘心情愿，投入欢场女子的怀抱，不谈回头指向自己的妻子。

读者珍妮佛说：“男人心，什么借口都有！如果新加坡女性婚后变成阿嫂，来作为男人高调外情的理由，实在太荒唐，简直是

侮辱全新加坡的女人的智慧。”

也有读者表示，狮城男人禁不起诱惑，与欢场女子发生性关系，导致家庭破裂，是自己不珍惜妻儿，没有人强迫他们那么做。此外，读者也表示，本地的KTV酒廊近年来，聘请了很多来自中国的招待员，中国欢场女子，在签证到期时，还继续非法逗留，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



纵然引起狮城女性的激烈反应，《我这滥男人》作者卡夫仍坚持立场，认为他讲的话没错。

搭上20岁女郎
58岁装修商

狠心抛妻弃子

58岁装修商搭上20岁的中国舞女，狠心抛弃发妻和两名青少年子女。

林女士伤心说，丈夫从5年前开始，就到外面“偷食”。

“当时他经常跟朋友流连KTV酒廊，认识了不少年轻的中国陪酒女郎。过后就收了一个当情妇。有时他还特地请假，偷偷和情妇幽会。”

林女士声称，她无意间在家里看到那个情妇的照片，后来也曾跟踪对方，可惜无法捉奸成功。

不过，林女士和丈夫还是决定离婚。“我们最近就要去办离婚了，我提出离婚，丈夫也没有反对，他连儿子女儿也不要了，全部给我。”

她已决定自力更生，在一家蛋糕店当收银员，将组屋卖出去所得分摊后，就去租一房一厅的组屋住，独立抚养一对青少年子女长大。

林女士认为，自己遇人不淑，过去在家里的辛苦付出了“大不得”。

不过，她也认为中国欢场女子固然不好，男人也要负责任。“牛不喝水，怎能能得牛头低？所以我认为会被勾引的老男人，自己心术不正。”

与老汉结婚生子 女郎骗走退休金

30岁中国舞女与老汉结婚生子，过后骗光对方退休金，还带着男要投靠40岁富商，逼富商与妻子离婚。

林女士说，富商妻子是她的好友，她没有勇气自力更生，一直不肯离婚；如今还患上忧郁症，形容憔悴，令人担心又同情。

林女士透露，富商享尽齐人之福，最近还公开两头跑。

“他买了一间4房组屋

《我这滥男人》讲什么？

在这本由第一人称写成的小说中，作者形容自己是一名才貌双全的作家，描写自己如何从一名潇洒不沾的初哥，变成中国女子的大群众情人。

书中叙述：作者跟着报纸登入卡拉OK酒廊的狗仔陷阱，步向家庭的灾难区，一步一步走向婚姻的坟墓。

作者疯狂迷恋上中国欢场女子，他用“真情”爱上一个又一个的舞女，又虚伪地离开一个又一个的情人。最终是抛弃弃女，娶了一名上岸女子。

因此，作者走上道德与金钱都面临破产的不归路，爱情对他而言，是一场一场的美酒加眼泪，有快乐也有心酸。

男的男的，男的男的，男的男的。

卡夫形容这是一个新加坡男人深入前途的“堕落史”，也是一些中国籍非法女太子的血泪写照。

《我这滥男人》作者被炮轰

针对激烈反应·作者说：

‘狮城女性 妒忌中国女郎’

李腾宝 报道

《我这滥男人》一书作者卡夫，日前发表本地女性比不上中国女性的大胆言论，招来本地女性群起谩骂后，昨天再度坚持他的立场，认为他讲的话没有错。

他认为狮城女性之所以反应激烈，是因为狮城女性妒忌中国女郎，他要本地女子，放宽心胸，并坚持不会因此纠正他的看法。

这位在书中以第一人称手法自称是滥男人的作者，昨天知悉他的讲话已引起本地女性强烈不满后，见到记者的第一个反应是“惨了、惨了”。

不过，才讲完这句话，卡夫又针对本地女性，对她的批评，逐点驳斥。

“新加坡女性对中国女人，有着一种先天性的反感，对她们存有一种偏见。”

卡夫说，这种心理，简单来说，就叫妒忌。

“我这样讲，肯定又要被骂，但我希望新加坡女性可以把心胸放宽一点，为什么一个本地男人，站出来替中国女子讲几句话，就会被当街老娘？我为什么不可以替她们讲话？”

虽已遭本地女性的炮轰，卡



中国女性 懂谈吐 待人得体 修养够

卡夫说，单从外表来看，中国因为有四季的关系，所以中国女性的皮肤，就比本地女性好得多。

加上她们懂得谈吐，待人得体、修养又够，卡夫认为，这些都是新加坡女性比不上中国女人的原因，他表示，即使是来自欢场的中国女人，文化修养谈吐水平，都会让一些本地女性感到逊色。

“新加坡女性会要求男伴让位、拉椅子，但是，中国女性却会为男伴拍位子、提东西，她们会照顾男伴，而不要求男伴来照顾她们，这就是两者之间的不同。”

卡夫知道自己的谈话，肯定会被本地女性，甚至是一些男

性的强烈不满，但是，他始终坚持他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他本身的观察，没有必要去纠正。

“这不过是我个人主观的看法，没有对错，也不需要道歉。”

“这不过是我个人主观的看法，没有对错，也不需要道歉。”

“这不过是个人观点，没有对错，也不需要道歉。”

“这不过是个人观点，没有对错，也不需要道歉。”

“这不过是个人观点，没有对错，也不需要道歉。”

“这不过是个人观点，没有对错，也不需要道歉。”

“这不过是个人观点，没有对错，也不需要道歉。”

“如果一个家庭是美满的，男人怎么会被别

男人本性就是好色，卡夫坦言，人的欲望是无法控制的。

卡夫形容自己是一个拥有40岁外表，却只有20岁思维的男人，所以他对待感情特别放纵，完全不顾后果。

“别说是中国女人，只要任何一个女人有心要勾引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一定会受到引诱。”

但是，当谈到男人变心，谁的责任较大时，卡夫又有另一套说法。

“如果一个家庭是美满的，男人怎么会被别

中国欢场女子 重金钱也谈真感情

中国欢场女子看重金钱，也谈真感情。

“是人就会有感情，欢场女子也不例外，她们也是人，她们可能会脆弱，但是她们心中一定会有真正爱的男人。”

对于中国欢场女子，卡夫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

“其实地都是不真正的欢场女子，她们最多只在那里工作28天，旅游签证到期后，就回家去了，做回良家妇女，所以严格来说，她们并不是真正的欢场女子。”

卡夫说，不少中国女子，之所以在KTV酒廊唱尽陪数。

人勾引？所以男人变心，女人也要负责。”

至于谁的责任比较大？卡夫说，感情是复杂的，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

当被问及当年闹家时，是不是因为新加坡籍太太不够好时，卡夫马上摇摇头。

“她很好，我娶的是上海妻子，跟她还真的蛮相似的。”

当记者要求卡夫比较前妻及现任妻子时，他当场婉拒了。

“我不想伤害她，你明白吗？”

▲《我这滥男人》还没有出版，就已经引起话题，这其实早在卡夫预料之中。

◀卡夫看见自己被炮轰的新闻时，直说“惨了、惨了”。

吴承云
摄影

——新加坡“新明日报”刊登

纷拨电至本报 女性读者强烈不满

“我为家人劳心劳力，是阿姨，又怎么样？”

本地男作家卡夫，在《我这盈男人》书中受访谈话里，赞颂中国欢场女子，贬低狮城女性，说新加坡女性婚后就“娘化”，引起本地女性极大回响，一批自认是阿姨的新加坡女性，非常生气，纷纷致电本报，表示强烈不满！

这些女性读者都不赞同卡夫的说法，指责他对新加坡女性有不公平，说他根本就不了解新加坡女性，竟然还敢在书中和谈话里发表言论，目光太过短浅！

一名读者林女士（53岁，家庭主妇）告诉本报，卡夫不正确地称赞欢场女郎，说她们比新加坡女性更漂亮、更懂得打扮，柔情似水，而本地女性婚后就变成“阿姨”，这种说法非常荒谬。

“我们婚后就在家里照顾丈夫、生儿育女，变成阿姨又怎么样？我们为家庭操心，哪里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打扮？”

本地女性： 中国欢场女 来新为赚钱

本地女性异口同声表示，中国欢场女子来新是为了赚钱，当然得浓妆艳抹，才能留在TV圈里生存，引男顾客“上钩”，根本不能与本地女性相提并论。

卡夫为中国欢场女子说话，把新加坡女性批评得一文不值，对于本地女性来说，严重侮辱了他们的尊严。

读者林女士说：“中国欢场女子来新，就是为了捞一笔，所以她们当然要打扮得性感动人，才会吸引男人，如果一般本地女性做这样华丽的打扮，会惹来别人异样的眼光。所以，卡夫不能就此说新加坡女性不会打扮。”

跟男人逢场作戏

还有读者表示，中国欢场女子只懂得打扮得漂漂亮亮，对男人十依百顺，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只是跟男人逢场作戏。

“叫那些中国欢场女子在房间里照顾孩子，看一看她们肯不肯做什么？如果她们呆在家里服侍丈夫，也一样会变成阿姨！”

忧虑中国欢场女子多

中国欢场女子涌入新加坡，一些读者表示忧虑！一名女读者声称，据她了解，本地的KTV酒廊近年来，聘请了很多来自中国的招员，一些中国欢场女子，在签证到期时，还继续非法逗留，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

读者还说，这些中国欢场女子，就是看准了本地男人，大部分都喜欢女人对他们言听计从，所以中国欢场女子为了迁就他们，各个娇声嗲气。

反观本地女性，很多都受高深教育，有自己的主见，希望与男人平起平坐，从这一点看来，中国女子才会显得权势。

男人愿投他人怀抱 根本不该怪本地女子

一些狮城男人心甘情愿，投入中国欢场女子的怀抱，根本就不该把矛头指向新加坡女子。

受访的公众和本地女作家表示，那些受引诱的男人，应该要自我检讨，牛不喝水，谁可以让他低下头？

女诗人作家石君说，本地男性和中国欢场女子之间的“交易”，完全是患者上钩。

一名读者黄太太说：“男人要出轨，什么借口都有，如果把责任推到新加坡女性身上，实在是大不公平了。”

已婚男士要珍惜婚姻

另一些读者说，那些上钩的狮城男人，禁不起诱惑，与中国欢场女子发生性关系，导致家庭破裂，那是他们不珍惜妻子和孩子，没有人强迫他们那么做。

“如果以新加坡女性婚后变成阿姨，来作为男人搞外遇的理由，实在太荒唐了！这只能说是男人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

因此，来电的读者希望已婚的男士，一定要珍惜婚姻，不要亲手摧毁一个美满的家庭。

新加坡男人下班回家 还是流连风月场所？

张嘴娜报道

在以新加坡男人和中国女人的情色纠缠为题材的书籍里，给人的感觉是，新加坡男人喜欢流连风月场所或特别好色。事实上呢？

这一波环绕新加坡男人和中国女人的情色纠缠的出版现象，也予人新加坡男人喜欢流连风月场所或特别好色的感觉，事实上呢？新加坡男人真的别有所“好”？

人性共同点 什么地方都一样

文树森不以为然，他说：“人性有许多共同点，不管哪个地方的人都是同样的。不论是新加坡人、台湾人、中国大陆人或是香港人，都有共同的人性弱点和优点，不同的是，有些人在面对状况时抵抗力较强，有些人较弱，这是性格问题。”

《源》杂志执行编辑巴特尔说，若和其他地区的华人相比，新加坡男人并不显得“特别”好色，但是，新加坡男人很容易为新加坡之外的女人，包括来自中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女人所吸引。

来自中国内蒙古的巴特尔前后在新加坡生活了6年，他说：“这应该分两方面来谈，首先，我觉得新加坡的知识女性是很优秀的，同时，她们也相当自立自强，可是，一些新加坡男人可能就会觉得这类女性高不可攀，不知如何与她们相处。另一方面，一些教育程度不高的新加坡女性，在水准及精神领域等方面就较为偏低，这些女性又为新加坡男人看不起，因此，新加坡男人就好像三文治，夹在比他们优秀与不如他们的女性之间，高不成低不就，最终是对外来的女性趋之若鹜。”

巴特尔说，许多新加坡人的生活相当压抑，这也许会造成一些男人的感情无法释放出来，不知不觉间会往外来的女人寻找寄托。

新加坡男人无知？

《我这滥男人》封面极尽煽情之能事，既标示为“我最爱的中国女人和我最痛的爱情”，又说这是“一个痴城情痴的惊心创作”。有趣的是，《我这滥男人》引用一句流传在中国的顺口溜：“台巴子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小说的作者可以跳出来为自己说话，但最终他必须交由市场来决定其价值。

——文树森

最无耻、港巴子最无情、新巴子最无知。”

所谓“新巴子最无知”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说出了“真相”？巴特尔说：“很少男人会将妻子与欢场女人相比较，从这一点看，‘我这滥男人’执著于欢场买笑的假象，的确很难理解，这使我想起一个问题：新加坡的男女关系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成泰忠说：“我不认为这几本书所描绘的人与事具有代表性，根本不能说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小说中沉迷风月场所的男人也无法代表大多数的新加坡男人，这不过是一个小撮人的个人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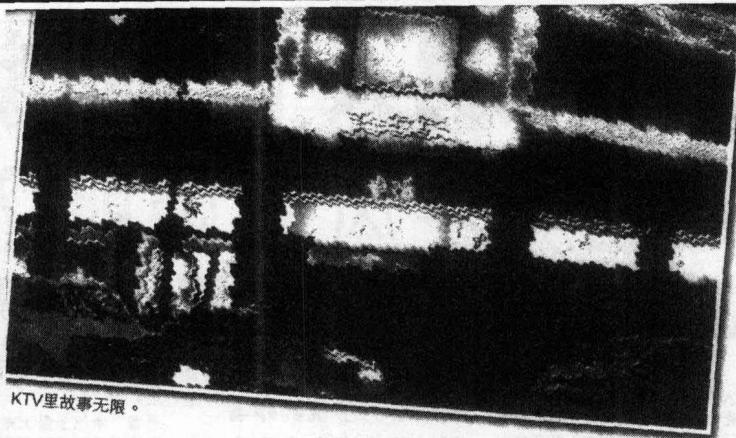
关怀辅导中心高级辅导员张小梅说：“我不认为新加坡男人会比其他地方的男人好色，许多人都知道，日本男人常组团到台湾买春，台湾男人也经常组团到泰国去，也常听人说，新加坡男人喜欢到合艾去，这是人性共同的部分，很难说新加坡男人特别好色。”

新加坡男人是“四等男人”？

国大管理学院副教授茆懿心博士说：“我认识的新加坡男人大多循规蹈矩。中国大陆有句顺口溜：一等男人家外有家；二等男人家外有花；三等男人到处乱抓；四等男人下班回家。新加坡男人大多是四等男人，很少有‘到处乱抓’的。”

虽然号称“纪实文学”，但是读过这些书的读者都有同感：所书写的故事或是情节其实并不那么“纪实”；以《人蛇手记》为例，作者为了描写书中主角广受新加坡女性欢迎，炮制了一幕幕虚假得叫人反感的“艳遇”情节，如写主角深夜在高架桥底下过夜，竟有新加坡女人把他带回家，让他冲凉，请他吃饭，再向他诉心事，还提出贴钱要求性爱，但却被他拒绝了。

——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



KTV里故事无限。

反面教材”背后的价值观

下论是《我这滥男人》或是《乌鸦》，最叫人诟病的，
下是作者的取材或色情描写，而是字里行间流露的价值观。

不论是《我这滥男人》或是《乌鸦》，最叫人诟病的，并不是因为作者取材风月场所或是欢场女郎，或是书中的色情描写，而是作者字里行间流露的价值观。

《乌鸦》出版后之所以引起广泛女性，尤其是吾本地的中国女性的公愤，主要是流溢全书的人都是妓女”论。

作者在读书《后记——致新加坡的女人们》中传达的价值及“逻辑”观如下：“女人和女人没有多大差别的，从哲学意义上讲，女人都是妓女”以及“我想一千次地重复这样的观点：女人是一样的，女人从本质上讲都是妓女。”

滥男人”的“道德勇气”

看完《我这滥男人》，只见全书尽是KTV陪酒女郎来来去去，作者卡夫对来自中国的不同时期的V女郎如数家珍，行文间不自觉（或自觉？）处就露出对陪酒女郎的赞赏与爱慕。

但《我这滥男人》作者及出版商却试图美化此，称此书为“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反面教材”，且卡夫还自诩其“道德勇气”。

卡夫3月20日在《新明日报》发表《中国女人〈我这滥男人〉》一文，理直气壮的为自己及笔内欢场女郎美言：“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已成为了中国女人争先恐后出国的一大动力……当她们进入新加坡后，为了要取得立锥之地，必然会充分发挥自己身上的这些优点（按：指外貌和青春），对我的社会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新加坡男人和他们的家庭生活，这又进一步地使他们和新加坡女人形成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局面。”

末，卡夫“宣称”自己写作此书具有“道德勇

气”，他说：“……请相信他创作本书的道德勇气和诚意。”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化工作者说，他不知道卡夫写《我这滥男人》有什么“道德勇气”可言，他说：“所谓‘道德勇气’是指敢于仗义执言，或勇于揭露事实真相，挑战强权者，甚或一本揭发名人进出风月场所的书也可说具‘道德勇气’，但像这样一本作者夫子自道，描写一个男人如何迷恋欢场女郎的书，我看不出有任何道德勇气可言。”

享受好处当接受批判

张小梅说，这些作者所“倡导”的“笑贫不笑娼”的观念其实很可怕，这也表现出作者的心态和价值观是很污浊的，其可怕处是会造成价值观的混淆和误导。

张小梅说，由于从事社会辅导工作的关系，她有一些来自中国的个案，她们之中，有一些虽身处困境，样子也长得很不错，却没有想要利用原始本钱赚钱，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在工厂工作谋生。

文树森说，这类书的畅销既然是市场炒作的结果，其评价就交由市场来决定，也即由大众来决定其价值，作者和出版商既然是媒体炒作的得益者，已经享受炒作所带来的好处，就应当接受随之而来的舆论界的批判；不要既享受了好处，又要抗拒随之而来的评价。

在市场经济的时代里，文字，有时候不过是一场游戏，或是，纯粹仅仅是卖钱的“商品”，但，即使仅仅是“消费”，身为读者大众也应该有所判断和选择。文树森说：“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一本通俗小说的作者可以跳出来为自己说话，但最终他必须交由市场来决定其价值。”

——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

我这烂男人

序 言

很庆幸我四十二岁还活着，死亡的阴影却一直挥不去，它的版图日渐扩大，迟早我都会沦陷。周围追名逐利的人如粪虫，注定都要在粪堆里来回打滚，拼个你死我活。身上不想有粪臭味的我，却被那些争着想爬上去的人埋入粪堆里，直到把我窒息臭死为止。

我挣扎着想爬出粪堆好好做人，不要再被那些粪虫看扁。这本书写的是我在另一个粪坑里的故事，这个粪坑比前一个粪坑可爱、好玩、有趣与精彩。当你钻进了这个已到了不惑之年“滥”男人情欲的粪坑时，五千年的道德标准会被颠覆，你或许会瞠目结舌、痛心疾首；你或许会嗤之以鼻、口诛笔伐，但你一定会因好奇而停下脚步，看一看这个粪坑里那无限的春光。不管你接受与否，出现在你眼前的实际是个一丝不挂的世界。



我这遭男人



我的经历非一般人所有，有勇气面对自己的人大概也寥寥无几。我本身就是一部曲折离奇的小说，在沦陷前夕要赶紧把它写出来。我愿意成为窗口，让所有站在窗外的人们都能有机会了解这个粪坑，直面更真实的人生。

你选择读这本书，只要你能持开放的态度，沿着我的心路历程走一遍，我保证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当你把这本书读完以后，你有必要知道原来在我身后还有另一个来自山城的女人 FFJ，是她用爱逐字逐句地为我校订，并对我这本书里的遣词用字、故事情节和文章结构作出了十分关键性的建议。

对于她如此为我无怨无悔地奉献，我愿意把这本书献给她。

2002年2月23日新加坡先得坊麦当劳起稿

2002年12月25日新加坡先得坊麦当劳修毕



目 录

(1)

第一章

这些日子以来各种各样、形形色色、来自大江南北、直接或间接和我交往的中国女人都像一张张色彩鲜艳夺目的邮票，先后地排列在我的集邮册子里。至于她们的故事，无论是悲伤的还是快乐的，都多到我应接不暇的程度。当我决定把她们那鲜为人知的面纱掀开时，才惊讶地发现根本就不需要为她们添加任何的色彩，那一张张精彩万分的脸孔，几乎都已经是一篇篇现成的小说题材了。

(23)

第二章

Loy 坦诚地告诉我，本国制定的妇女宪章是来保护妇女的，如果男人无法在法律上找到任何一个可行的理由而想要和女人离婚的话，那就只会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他说我一没有和任何女人通奸，二没有虐待妻子，三又不愿和她分居三年（或在她不同意的情况下分居四年），惟一可钻的空子就只剩下所谓的“不合理的行为”，而且还需要由她来起诉我，我的离婚才可能会有成功的把握。这就形成了一个十分滑稽的局面，我不但出钱聘请 Loy 来代表绣绣起诉我，还积极地向他提供所有“我”不合理的行为，方便他起草对我的起诉书。



(45)

第三章

“让我告诉你，你们这些男人一共可以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是色仙，色而不淫，淫而不乱，他的身旁虽围绕着很多女人，但他十分负责任，也很有原则，绝不轻易对女人动情。第二种是色魔，层次比色仙低，他的身边当然也少不了女人，但他却是游戏人间，到处留情。第三种是色人，好色又没有胆子。最后一种就是色鬼了，也是最没有品位的一种男人，只要是看到女人，他的身体马上就会有生理反应。”



(71)

第四章

在这之前，我除了绣绣外，没有和任何女人这般的亲近过。我虽有点浑身不自在，但还是极不愿意让她们看出我在这种场合是一个怯生生的初哥，可是我连那双手也不知道应该要摆在哪里，只敢把它若即若离地靠在她们柔软如杨柳的腰肢上，我又很担心万一把握得太紧，可能又会造成没有必要的误会。

我这一帮识途老马在带我进来“水晶城”前就三令五申地警告我，不管她们如何的甜言蜜语，千万不可以告诉她们真实的姓名、家里的电话号码和工作，以免留下后患。至于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我是一知半解的，他们也卖了个关子，没对我把话说清楚，他们只是笑着说我以后自然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可我知道和他们进来这种地方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我需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第五章

“你……你真的很坏，我不要做其他女人的代替品。”

东儿的话还没说完，那像十把尖刀的指甲毫不留情地就直接刺穿了我的身体，在我还来不及喊出痛时，她已张大了嘴巴恶狠狠地在我的肩膀上用力地咬了一大口，让我整个人就像被高压电流击中了一样地从她的身上猛然的弹开了去。

当我耗尽了心血写完了这一章开头的这一大段文字以后，已经是虚脱了，我的汗水和泪水也已渗透了桌上的这叠稿纸，连文字也有点模糊不清了，我虽然好像和她们在精神上很激烈地做了无数次的爱，可是我在一次又一次的高潮中一点也不快乐，我除了觉得很累之外，我的心头突然涌上了一种说不出的莫名的黯然神伤。



第六章

“你要把自己的钱看紧一点，你太单纯和善良了，很容易被那些卡拉OK里的女人欺骗，你要小心呀！千万不要太轻易相信她们对你说的话，尤其是上海女人更是要防着点……”

“文文，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你是我心目中的最爱，我不会变坏的，也不会给其他的的女人欺骗。”

在她走后不久，我曾对她说过的这番刻骨铭心的话就烟消云散了，我的情感犹如一道虚掩的门，无论怎样也挡不住门外那狂风暴雨的侵袭。情欲被压抑了许多年的我很快就变成了一头疯狂的野牛，让自己在那个理智犹如瓷器精品的世界里横冲直撞，谁也无法阻挡我，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所有的瓷器都先后地被我撞个稀巴烂。



(143)

第七章

我现在和这个在背后偷看我的 FFJ 面对面了，彼此只隔了一张小桌子而已，她却突然变得羞涩起来，那不断和我捉迷藏的眼睛愈发激起我想把她逮住的决心，那从黑色紧身上衣逃出来，雪白到反光的乳沟也使我的眼睛面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艰巨斗争，一方面很想窥探峰底的秘密，一方面又担心过于地明目张胆会使她误会我和其他人是一丘之貉，我的眼光虽不好意思直往她的乳沟里钻，但我与她的距离还不到两尺，那无处可躲的眼睛从来都没有这么的辛苦过。



(167)

第八章

我这一帮老鬼们为了要使我从空中楼阁里走出来，真真实实地拥有另一段爱情生活，除了一再怂恿我在“水晶城”里另找一个新的代替品外，还积极地为我物色适合的对象，现在坐在我身旁的这个上海女人倪娟正是我拗不过他们一再的纠缠，而姑且来看看的一个目标，他们想不到的是今晚这无心的插柳不但改变了她与我后来的命运，而且也使我变成了一个在中国女人的世界里感情泛滥的男人……



第九章

她这个南方女人也像其他的中国女人一样，以为靠着胆识便能攀过那道不可逾越的法律围墙，最终的下场当然也是给自己谱了一首悲歌。她在一次卡拉OK的扫荡中被捉了，可她的脑筋转得快，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手伸出了警署外，因为她有一个老乡的妹妹刚来新加坡，她把她的护照和身份证件的号码都记住了，再请人把它送进警署里，只要不引起警方的怀疑，她就会没事了。无独有偶的是两天后她又在同一间卡拉OK里被捉了，她做梦也想不到警方会在三天内连续两次突袭同一个地方，最使她感到倒霉的是那借她护照老乡的妹妹也在那次的逮捕行动中一起被捉了，这一回她可再也无计可施了，也百口莫辩了，连带那为她送护照进去的新加坡男人也不幸地被牵连在内而脱身不得，最后也锒铛入狱。



第十章

我大约一年前在这小孤岛上开始动笔写这本小说《我这滥男人》，不知不觉就这样写了一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又经历了人生中的许多磨难，FFJ的突然出现就好似我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惊叹号，使我对人生作出了许多新的诠释，她后来甚至还化身成我笔下的灵魂，不断地为我这本小说中的文字涂涂改改的。我这本小说大概就会在今天在这个对我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标上了一个形式上的句点，但我就在这小孤岛上的生活将不会结束，我人生中的故事还是一连串的标点符号，真正属于我的句号也许将遥遥无期……

我这烂男人

第一章

这些日子以来各种各样、形形色色、来自大江南北、直接或间接和我交往的中国女人都像一张张色彩鲜艳夺目的邮票，先后地排列在我的集邮册子里。至于她们的故事，无论是悲伤的还是快乐的，都多到我应接不暇的程度。当我决定把她们那鲜为人知的面纱掀开时，才惊讶地发现根本就不需要为她们添加任何的色彩，那一张张精彩万分的脸孔，几乎都已经是一篇篇现成的小说题材了。

